

四庫全書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

宋 文同 撰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并狀

同前在草土伏聞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勝處竊念同本遠方巖野之人偶用詞業以干仕進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第尋得召試擢寘館閣憐其親老又與便

地俾得榮禄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家禍解官去職持服鄉里居常自謂同也何人草茅之姿螻蟻之命叨被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死所不能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不得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為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羸病初起復不能奔走匍匐執役斥土荷鍤負畚以先徒衆謹齋戒撰成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共一軸

非所以盡五内磨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蟲
鳥獸悲唫哀嗁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王朝廷周禮樂庠序漢文章殊
俗皆歸往蒸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天踈屢
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恨缺蒲車
右二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憑喜怒未省蔽讒訣塵世留巖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筴驗難問鬼臾區

右三

寶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毫媚風帛睿藻煥星鈎天極推神歷兵防演秘謀飈流今已矣長共穀林秋

右四

政殿咨丞弼經筵引俊髦未嘗耽逸樂終是過焦勞歸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小臣無分去定擁墮髯號

右五

神鼎猶烘藥夷槃已實氷留恩均器服下詔約山陵影

殿虛綈几皇堂掩漆燈蕭蕭柏城下空有暮雲凝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秉珪徒請命脫躧遂登仙遺

澤流天下重光照樞前幾時來甲觀更待一千年

右七

被衮纔憑几躋堦忽受同哀文鋪帝業謚冊講仁功竭

蹙趨羣后號咷動兩宮銘旌來鞏洛萬里卷悲風

右八

幡翣離三殿簫笳接兩都堯殂如考妣禹葬省人徒豈並遊韶石應同去鼎湖愁聞下竹使海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杞國時飲池無善效瀕水有遺辭仙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從今河與洛長瀉鳳臺悲

右十

正肅吳公挽詩二首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壙掩寒煙

右一

晁董文章重夔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穹壤與長存風旐飄寒陌霜笳咽晩原誰人碑有道應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客華嚴會裏人生為天所祐没與佛相親祖送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咨橅範閨門慕典刑愛看高士傳欲註淨名經素節標家牒芬情勒冢銘近誰瞻碧落應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瀛洲有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蓋石長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相從遠寺携棊局高亭把酒鍾誰知三載後孤冢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詫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力强當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或議子舍有如公恩澤非傲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滿縉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嗟咨自此傾宸眷方將正宰司胡為使淪謝天意固難知

右二

憶在南邛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為濟歸喪賤

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姪交政為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訃聞何時高冢上永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勲挽詩三首

司勲自夔州運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為開封府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軺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潼關髀肉川涂瘦顛毛案牘斑音容今遂已清血為公潸

右一

候騎排弓箙牙門換戟衣使麾方報入神樞已云歸闕吏驚來往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為刻珠璣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閥傳謝家兒妖盛穆宅弟兄賢屣矣茲良士嗟乎不永年西風寄哀調願為唱新阡

右三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勲弟也自省判為廣西轉運

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富詞章妙才高志力強帝方知可用官欲漸難量始

得西原使纔終右省郎念公今止此無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闗西訃危腸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魄遂三號舊

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蒿九泉休負恨蘭玉滿兒曹

右二

憶在南岐日于今十二年宦途聊邂逅賔館重留連正

喜謀黄峒俄驚葬圃田無由執行紼徒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藏挽詩二首

世澤傳清範戎韜演秘謀雄藩未賜節大壑忽移舟謝

氏胡床在羊公羽扇收光華歸令子何恨掩泉丘

右一

昔年陪宴上峼臺一聽新歌一舉杯此會如今嗟已矣擬將何調寄餘哀

右二

丹淵集卷二十

丹淵集卷二十一

宋 文同 撰

雜著

黄氏易圖後題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横該直涉窮崇擴遠幽么隱奥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引之舒演盤約以系其説滂洋滉漭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推合遷就往往於端末亦自盭令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

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歟取六十四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温以効其栽休獨以坎離震兌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彊配不精解勤則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奈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辯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説遂以完合京之罅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著之圖焉終始出入無一誖謬如璲之聚斗

如輻之擁轂循睨僂指不失倫類復撰明閏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以昧没之意磨神睛補鬼髓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世求此題述試爲道其大氐世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皦然若粉墨界畫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寕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勳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其

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勻圓滿幅行楷相容淨無改竄讀之其間雖與其家人語言然未嘗不以己之治蜀求宜于遠人及戒告其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慎端潔與人恭順為意者世之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為名臣且未知公於其閨門不以私忘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于任天下之事豈有內外大小之異耶其誠固以一矣某今見之於公也景儒公之第三子自幼

以孝友聞於人凡公之寸簡尺札畫能收拾裒聚躬自綴緝褾爲大軸此其尤完者也景儒謂某曰是不獨自愛以爲歲時霜露之思葢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爲一切不簡妄知信蹈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其遂借去展玩累日乃曰昔袁彖懷其父集未始一日離於身孔休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儒高行斯人之徒歟其有閒畫扇而追悼持遺劒而祭奠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真蹟燦然終身

常在乎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肅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因問魯肅簡公向時爲縣之遺蹟有言演覺寺愛山亭之榜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其下凛然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顧慕不忍去寺僧可吟復出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浥幾至腐爛乃公去縣後與甘泉經邑真琛二上人之手書天禧初仁宗爲皇太子公自秘書丞以右正言召改户部員外郎爲諭德仁宗旣即位公遂

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重潔直聞天下故被選爲調護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謂用人葢無譴可蹻於公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爲書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不至者噫誠忠厚惇實之正人端士也世何有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平居勢相若則嘗欲合兩心以爲一交内於腹中一日趨所利僅爭頃步之差則闊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旣得乃反面不復相誰何狠鶩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甚者交相詆毀

或盡力排迮置死地嘗試吕視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重於公信亦非衮衮浮屠氏之徒耳因囑可吟令完綴緘鐍之勿妄吕示人㑹進士李宏隨計入京可吟委之裝背褾軸俾稱其事宏歸攜以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也無疑熈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灙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

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具言所以為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敘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喬暴戾務為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逃天禍完皮革目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悽楚慘虐不可得而苟脫矣目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首乃此經令人歸依之

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白猨猊圖贊

白猨猊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子野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之筆郡有畫工善摸搨令試使為此譔持去敢求評之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常畫人之所能及此雖不逮前人而典刑在矣因為之作贊以示

子野

至陽之精動而為物豪健趫猛力不可屈伊惟狻猊質狀佗佗西海之中洲名聚窟厥生其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衡鬣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竄海鈹蛟捎空碎鶻虎豹飲髓犀象噤骨胇胃鬱搵不敢前捽忽時驚犇天出地没有皓然者來何歲月陸生探微寫以奇筆筋緊肉怒常戛憂竊發後人傳摹粗得髣髴有客好事遠以書達掛之高堂氣象崮崒每至昏夜鬼神寃窣瞥

然觀之寒聳毛髮世有此類其勇莫越爲之賛云大愧孱訥

覺濟大師眞賛 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繼舒者以某年某月某日歿於其室其學人文照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州九隴縣選勝地而塔焉既已又繪其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於常所與往來者文同爲眞賛同爲賛之

其詞曰

有上品人學大雄氏了一切法到三摩地自領秘囑震音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倡導演教危歷四紀計所悟入屈忘其指在在處處瞻承光聲歸如羣流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寵服恩名取畀天上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孰窮其端住東院西丹景山前大乘寺側藏固遺燼表崇高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真儀形則然不知者神

怪石銘　并序

聶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宏侈為二蜀之冠當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質狀怪偉勢若飛動昔孟氏僭竊苑囿所蓄者皆寧武軍節度使顧璘所進昶既面縛是物亦散落民間余在成都往往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璘所來者一一皆具款勒此非耳食而其完厚瓌詭上下可愛雖到茂灌斗奇章號為好事諒

亦未嘗見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羣進士

試於此旦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足乃為之

銘其辭曰

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礫砢一抱嶔崟九尺怒蚤驤首狂

龍轉脊拏空將飄壓地欲折神乳溜腹老苔漬額竪包

勁膂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怪

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譎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其醜為虢州刺史虢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患民甚德宗為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他宰相材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為御史中丞遷大夫遂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異乎哉杞也士大夫立朝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常有所因於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有以能厭於中雖非己所願求而他自欲以已

為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慮擇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巳為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録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久負於海內之望者既審矣乃置之巖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動神幾宣靈謀崇固萬世大業而共饗無疆之休烈乃當然爾今杞皆不然獨以豬為謀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頽替壞爛顛覆狼

籍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涸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國俾造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産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狠躁穢皺類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怪矣

李兊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

詼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涖邑政居為僚友之嚮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績用傳清議道才美者公常在焉慶歷中魚周詢為御史中丞好善樂義賞拔賢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甚著風力事畧細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其中啓人不知其外迹會廣言路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彊且不避屢詆重戚謂辱於要位深排貴寺盡奪其寵勢當時衆論于今在耳既膺延閣之命頻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杭符建廣牙握孟節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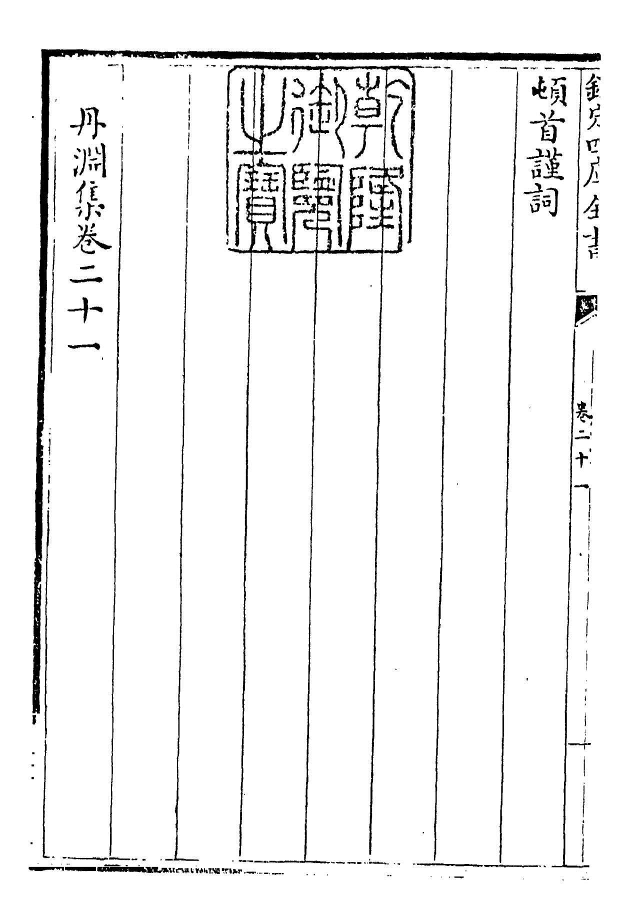
旟自鄧典憲在洛泊然知止還政就第其有斷積訟止暴役活寃命辨鬻獄公之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人何愧以壽而没世亦鮮儷易名之典禮具於國謹按謚法曰履正志和曰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不勢屈名非計取考合懿行宜與此對請謚公曰莊謹議

素靈宫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令差某官賷香果醪饌攝行清醮於大聖金闕眞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一日敕書致祭

者皇帝因星文謫見肆赦天下葢慮方宇之内物有不
得其所而寃憤上激以成兹變者夙夕警懼無或處寧
以至避正殿撤常膳而深自損抑寅畏天戒欽修聖德
如此之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内神靈之所宅皆俾虔
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消伏災沴以召休
應帝君昔嘗顯章威靈偃禦元惡棲真秘奥光景如在
某謹如皇帝詔旨上薦圭潔伏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愿
攘妖萃祉保衛方國某無任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

頓首謹詞



丹淵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 文同 撰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絓於荒忽茫昧之中緜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解狹隘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譎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

宣靈謀混淪焉行于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消祓摧殄不得横悍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庇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熳忽耶其所謂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真肇探於太樸之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爲天輿寶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息大道君王帝諸眞懇請恭受反復難遴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旬後肯付畀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

記從何刼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鐫胎剖魄識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完水壽時正一道陵患魑魅恣雜闢人鬼使異行植幢嵋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幽明不殽至黄唐文缺重瑑置皕慶道祠歲久巋然頹剥爛幾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陛用賢畯命侍臣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宜順暘潤孔時川隰生楙蠶饒穀登體腹溫飫嗇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弭消寂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

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
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修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古公
具前躬摹秘符解𨦟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廼相玉
局行基潔為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蝟
地深窅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所一昔
暴淫涌發漂硍下磵出道平夷遂可筏行既至正晝喬
雲叢飛滃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悦晻藹髙真颷若
來況都人觀繞驚歎喜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

等亭育撫壽心精神虔祥報昭露明日授匠矩尺礱爲觚幹恭肖神畫鑱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維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幸焉覿覿常爲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爲詩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擴無端崖滉瀁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鍴決分飄青隮黄布照大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獲於元皇自然

秘文盤鮑屈芒支交歧聯蜿紆結張皇執焉嘻練於洞
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煇燭焜煌大陽靈洞
俛仰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將詣皇洛覲祈必願償命
入太空九光華房擴開金扃動決靈囊戒勿下傳上館
乃當何刼墜流降奠五方完志未朝幼獝肆狂虎冠道
師得焉其詳植石摹形大峄之旁陰怪震驚掃滅伏藏
後多歷年復治於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之君堯
舜禹湯詒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藹暴呴厎太和

熏烝百體具康肌煥贏穤腹果衎糧境殄萑蒲獄杇桁
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願公光華衮衣繡裳移蜀之為
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蜀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
告眞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穰流蔭西南被賴
無央公喜趨為日不暇遑牙譙西隅玉宇是望高宮翼
如緣枅繪梁飛憧其間崒然百常先時堪輿與公効祥
水騰雲幪異孰爾量蜀人其承永隔害殃公德之深萬
世蜀忘杪哉末兮峴碑陝棠

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為余言近年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巃嵸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繖者隱隱若

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斂穫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霑口晚又俾婦致饟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踞譁跳盪如狂人忽聞

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羌童牧叟常慣見不以為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殆乃取畫圖示予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摸谷内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没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别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

洋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没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彦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爲高貲修

積善行嘗奉事異僧四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爲造藥一鼎使攜歸餌之

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栩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闗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丸赤黄有光隱雜寳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隂行甚宻矣所以三異人

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士端厚淹粹為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為記之

彭州張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

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
號為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二偽至國初
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
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他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
重其所為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
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為世
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日與承
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

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所為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六年中秋日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

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歷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槖中得八萬錢誘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為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祓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

置有序叩問傳付客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遇於臨卭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㯋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

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熈寧年庚戌嵗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日夕恐懼世所謂祈禳禱禬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爲㾾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嶽之移官至自閬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剝手足損墮夫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肯爲修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姙子在胞善惡殊未辨願欲莊嚴此像庶

憑藉威力使早得就蓐免玆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報遂覺用言于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見也十二月余與嶽之至寺為懿德皇后忌因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頹委于曲室余方召主者譙責之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具道其一一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矣遂往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如事澡祓垢坌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圜繞讚歎後夜

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其言裁下嗌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溲血如煤几數外驚瘖流汗漬浹舉體豁然如弛重壓翌日繳之亟詣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刼時在觀世音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嚮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人精意愿篤勤

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害於己者即時散滅抑亦自此以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生懈慢者來覩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歟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緣耳緻之俾余次其事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自善畫又世為顯官故多蓄古之名蹟嘗為余言此圖立意取景

他人不能到於所藏中此最為絶出余每念其品題之高但未得一見以厭所聞長安崔伯憲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視之大抵以橫素作巨軸盡其中皆水下容雪為深冬氣象水中之物有曰島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一洲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蹇矯或羣或特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聯之架轆轤者四篘而網者二船之上曰蓬棧篙楫餅盂籠杓者十有七人凡二十有二其中婦女一男子三轉軸者八持竿者三附火

者一背而炊者一側而汲者一倚而若窺者一執而若餉者一鈞而傻者一拖而揺者一然而用筆使墨窮精極巧無一事可指以爲不當於是處亦竒工也噫此傳爲者尚若此不知藏于寧州者其譎詭佳妙又何如爾幽有郭煥者善揚寫余亦令爲之郭之平晝有尺寸其可愛與余爲此尤盡其所學其樹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勲爲左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記

丹淵集卷二十二

丹淵集卷二十三

宋 文同 撰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閒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獨常指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此之論也夫民之所以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贍其欲其

勢不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譎初若不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孰者或違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制之令者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財勞指顧耳曰難者何耶昧者不能故有人情狡詭不可諭契要深隘不可辨之說是則天下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

江為梓之三萬户縣生齒既衆分地既陿其爭鬬之辯侵越之訴番已遷作紛午交衍鞭之庭而械之獄者亡虗日矣所決一未厭其頠則號究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絶復續焉士大夫以無可奈何而適為之令者何嘗不望名而起畏玆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聞之所以為政之大氐也無急擊無緩縱棼以櫛之結以觿之摩撫柔慁規厲陶突善端姦幾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瀆曾未逾歲已底無事噫才者也

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為堂四百椽萃蓄經史以朝夕訓育子弟為園五十步蒔植鷂木以時節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為文道其所以為是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閒以君之政治之閒而於此為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溫而氣嚴襟矩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畜德之府蹈功烈之途闘名聲之場可量也哉簿書之期會土木之興作於君末故

也豈煩余之多言乎治平元年五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為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葢出于綿之龍安鹿肥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瀵水會為一西至于羅江南至于陽平匯東南復呑旁流廼浩漾為洪波浮於縣之西郊歷坤隅埶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虧擊左岸土毳善崩歲歲内蝕若刳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内廖君子孟

爲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即行視歎曰是將禍於後者失吾不爲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戍期補完塾漏填築堅垍以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勝迺逶迤讓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爲金堤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讙譟踊躍詠誦令德老穉一口且曰秦之冰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之今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

當戒告子孫即其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為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還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廼為論次其

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郭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立異效鄉者議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此前人憚勞畏譏久而不克爲之

者工令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
而咸謂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具文紀其上敢
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辭辛矣同曰唯唯
二君之治端幹明以潔便人謹已聞之長老舊無有也
均繇賦平訴訟他人蓋亦有能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
同嘗觀二君之為乃有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率心
旦夕鼓勵暴外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
吏凡不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

績揭諸華表之末以視于後人况二君所以來之意誠
且愿耶謹不避讓爲之詞云維縣爲梓之所領西上府
治葢百有三十里叢岡沓嶺圍聚邑屋疆畛㕓陿號最
險下然賓旅還過此焉要隙大氐閬中清化始寧符陽
諸郡所仰二川產殖繒錦枲紵𦽰茗刺繡鏤刻髹治之
物與所市易牛羸羊彘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
馱負羸揭抗蹄裂𧙕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趾踵相織
近郭有澗自東迆西横匯曲決峭絶傾斷自昔經制有

橋甚偉以利其渉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潦洚溢遠谿
逆讓噎潘不寫鐫陊隑岸級礎崩納角楹翹虛羣版散
墮日欹月陷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
還濘閭則有矣維汾陽君為令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
信賴諸敝已抹回力圖此因倡于衆曰是橋廢圮爾所
痌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我恊不煩令
指顧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事於是集斤鋸會錐錘
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武昌軍適調此尉喜相厥役與

令皃藻昬旭臨視犒饟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𠃔始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甲辰孟春之壬子憮栈杇墍一已絶手覲其横虚亘遠蚨蟜虹截鉅載鉤擢攅扶鎖綰覺直如削堅鞏如鑄厓廉褥緻阿槃跂竦湍瀨搪激無以洐其固風日掀暴無以渷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兹爾既而行者止居者起田野毗隷闠闤賈儈提引稚幼扶翼耆耋聮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

政之鄙寢以毀兮今治之賢俟以全兮與事以時罔爝
洛兮取用有度胡怨怒兮無貲之仁濟斯民兮不朽之
利安此地兮同既爲貳君委以論譔以詳言之矣復取
杖者之歌系于後刻石道下以永行人之思治平元年
二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旣宮於羣山其修隴楙麓逶迤曼衍分勢而往爭會
于左鯨偃鼇卧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綰破斷蓋荒源

野溜潩湧潀激夏浲秋潦相倚為暴故東郊之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衢道横裂岸土脆墮舊架短彴庳劣湫下歲累民一再易登揺蹋漏過者歎慽如是不知凡幾百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其令經尉潤辭又相與議曰此旣爾舍彼謂何譬之像飾冠笄而不頮其袂之壞𡾊豈威容哉材糗羡贏幸可并就遂移工為之廣陿四楹咄嗟以具無慮治木百章礲石百礦甓瓦五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四百指費日三千刻無横斂無

虐使而告罷矣噫二君者孰爲其端然負此千室之邑
耶發己之仁興民之利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
之以道建置之始曰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鄭人曰潤辭
者字堅叔姓史氏眉人曰同者字與可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
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
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爲

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名者常慎選注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顓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劒南西川原壄演沃畉庶豐夥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爲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旣非鍜循絫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歉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旣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庳狹不足以視

清曠講燕休餘基翁然蔽没蓬雚鬱所湁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内外静煩省劇隱謬革悛潜利宣章列城信㫖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令復杖節臨鎮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為一圃集材於羡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

巨厦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廇延簷衡欄擁衛牕户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竒巒秀巘發遠思于其上鮮鷸珍木悦𥉻賞于其下寛衺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指處今已化為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楊長沙敘戴氏常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

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蘩茂官於是者力勤于他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居之利病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為之商輕重決可否為其丞者最繫一府之煩畧繇體均勢平上下易交有從事可以持未便比縢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極得平而後

去有掾屬可以覆訴競議法律恬妥詳緩鋪述枉正不用惴懾以盡意見丞才如彊明則攬衆説之是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善議官政者或齟齬跙踔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庶務放紛所趨背盭以至民輸寃吏肆姦汨淢龐緻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暇更營館舍悦書史以偃取佐郡之樂者哉故子駿來是州而得以爲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有羨宇庳陋偪仄欝而不舒子駿至未幾而宿積久敝

切理以解紛亂梳結內外次序居餘閒廼撤匱篋出簡冊以治素學顧此地謀高新之會羣材溢山流積岸下移運掄擇以足其用增引欹裂改貿陳蠹凡成屋大小共若干楹軒牕虛明几案新潔視公事已此焉旦暮子駿治易有閒當世不以其能自爲夸高尚取詩人以道德相切正之義榜名其楣朋友故舊有來過者必引納於是講究不倦廼知子駿非但如衆人者築觀宇設亭榭以侈已之讌逸蓋將於此窮文考辭磨滙心髓以會

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年俾同爲之記予駿姓鮮于氏名侁閬中人著易斷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雖美沃腴墳殖蒔蕃猥然弗時芟薅亦已見其報之滅裂如也其有紃鉛故高懼忽墊墮務以不足恥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滓愈堅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狄道李子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懵于縉紳崇

卿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處之譬倕之視梧圈而丁之睨犺莵豈假施其功而肆其力歟旣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己脩篁珍榦羅立環擁寒溜衮衮渠行沼瀒茂樾淸響旦夕滿坐子忠公事旣休卽來其間其所以題之曰治己者有旨夫揚雄曰治己以仲尼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得者爲未厭將酣飮而飽飫乎旣蒙且晦而又默於此

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內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沒于淵横軼于四海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己者耶子忠之賢七十子之徒也見屬記之猶爲道此熈寧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歷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子航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召予領其事予既至暇

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是時其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見其氣象雄侈縱衡高庳次第甚設私自念在蜀土田險陿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撫分潰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孕利出没相屬號為中人生涯者百二三爾是能捐倚城腴田萬金為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耶杜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其業後時欲於此飾賓館於此敞書室於此開讌堂於

此闗射圃使四方名人聞士或至即舍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將贍給之無厭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以會郡官鄉人嘉辰令節于是為一日之娛以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之後予從官闗中相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進士客凡有至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彩是甲蜀矣岑蔚幽邃明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佳境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之麗池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絶且曰夫世

人欲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卒償其志願者未始不齟齬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為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令已見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剃荆莽薙朽削穢以裁築基級今已見其巍軒夏宇華胪而明焕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枝而附今已見華燈燈而實纍纍矣始也瘞萌於町扶孽於徑今已見蕭然為長

林而竦然為高株矣杜氏復未老輕迭强健家事一切委其季不問日為其子營飭所以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予故曰杜氏之為此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來求記為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不順而於物未嘗有以不相合蓋正性以復渾融粹熟經營指

顧一繇於仁義耳中山鮮于端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枹罕之地端夫首以才選貳其治虜嘗薄城欲肆其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衆乘陴分制禦具隨乘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諸羌畏攝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而安兜零不舉渠荅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業者最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杅杅然不自廢猶視其所以當爲者爲之衆會鎮端夫

別業在焉南出有道素號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往來歲
久矣無能慮者時或積雨綿日赤埴散潰傾膠覆鬻骭
没股陷噎鬲不吐釀為汙塗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
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焉其季師臯聞而説之願亦輸
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
堅直回流變壞坦若無礙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
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
自從宦四方有惠利於民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

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效世實知之矣竊

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厭然者必將犁結𡁠之田奴耶

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爲哉故

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斲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

丹淵集卷二十四

宋 文同 撰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引僚友窮高遠探古舊發為詠歌以度閒日紫微山靈峯寺者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險有閣北嚮下臨闤闠官居民

宇池園觀榭闤市喧合坊陌斜委平生俯矚無不盡在外之高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之壁壘唐之邱壠淒涼毀落咸會目下當時猶恨其主者用智未深不能飛楹走櫩直跨嶄絶若是則左九嵕右崆峒不起席上皆得髣髴每一來此雖曛黑尚不忍去自被召供職祕館或佳辰令節未嘗不懷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以故復至此郡授館之後接賓客奉燕飲日日不暇已復遽去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往來馬上

據鞍仰首憶前事感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中解公
指之而謂同曰是昔君侯之所常遊者惜其未甚顯快
不稱其地今將援以規制而改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
上他人不知詳矣同曰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
公以書來謂同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
同把書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絶莫得名狀竊謂公之
清修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為是閣也必能瓌宏偉
壯卓立特出蹲蟠高虛埶力走動東泉之幽曠南園之

邃密西莊之治麗北湖之清勝宜然四面低色歛氣伏不肖於其下矣同繫官在遠不能陪賓從之末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後來所得者無由採摭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目幸見尚遺畧者期爲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卭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卭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溥深蟠遠走直注大渡限迴巒詔鬱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屬

其間孤峯崒然傑立豪峙首領臨惜此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帥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願以本郡白鶴山中豁禪師淳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畀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矚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蔀領會者衆受山之日遠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嵓谷軒豁若有神物踴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虚日禪悦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

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辭所懇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為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喋喋哉其或敘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之人紀師為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縣玉壘南下過笮逈西循皂江左折越大平渡行深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却立大

陸初露畦麻疃稻杳遠空澗披壖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陁德欽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願擇高行屬吕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顓潔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鑴崖大輯材礎構廣廈設尊像儲秘典納淨侶凡所欲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

功力方絶以名上列乃錫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碧照繢繡嵒谷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諸峯惟大崀最為高厚熊丈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脉絡表裏披歛出没澗壑鈎蔓巒嶺屈折高林巨樾巍崗險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蟲啼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寃眼傾耳不知厭倦此方外清絶之境世間竒偉之觀而惟簡輙擅有

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曰幸吾言之不誣余聽其説衮衮令人喜聞回視此身若處泥穽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瑑諸嵓石遂以為記云熈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

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䔲篇雲衢洲天闕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眞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情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為常三日不修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候城吕出鍾鼓旗旆綿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繢啚麓映

照原野浩如翻江熛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還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横出夷陸景氣殊曠絶但謂宫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衡賢語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寔號勝處而模矩制量諸不如所説奈何議者其咎將付之于守宰歟予與君其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已當然者君曰公所命衡賢能爲之乃調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

云事畢矣爲三清殿爲張先生祠堂爲道宫齋館爲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爲之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哈延連輝顯華助兀于雲際動于林表誠棲真之秘厦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爲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爲賢者所經慮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歴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者耶葢屬之於我公也盍延其傳以附地志公因使同

文之為紀其捕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脩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所以設于事為顛沛反復非吕衆被利則未嘗以妄施或懼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自我以死而獨吕身負之者既没其精魂更億萬年亦不泯然與膚骸漫潰隨土壤化去必將憑依其地吐發靈氣闢陰陽主水旱導宣天心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

有王廟退之嘗為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為州刺史即其居侈大之令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他走蔑效遠近赴嚮必以王得鮐背稚齒拜列庭下祝語未既祥報已集田畂野婦歲飫稔食不信殣殍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為一天云而棟宇墻級久廢不治騫摧陊爛貌像蒙没失於靖密與事不對進士毛維周等視此愳悼咸謂非稱循不脩飾民恭以惰誠薄禮懈積嫚王饗乃相與具材選

工改化舊制天落地湧内外輝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
王之威神愈爲崇嚴矣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
遠來匄文刻㠯示後同不能免因爲紀其大畧又繫以
辭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旣不道兮王爲民而遠驅國覆身殞兮其靈徘徊而
游於吾衢王之去此兮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兮怳
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獨厚王其㠯仁死不
俾磨兮顯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兮王亦報以

其職水以之暘兮旱以之澤民被札毒兮王心以惻栽害攘却兮休嘉翕習牲醳兮醇醲肴蔌兮潔豐歆羣誠兮端莊外與物稱兮進于王堂奉祀以時兮王德敢忘王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脩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邛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尉相與增脩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慶侯君侯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當此雖

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爲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闥爲行釋奠禮者既出乃闔户不復顧風揭雨灌飽鼠鑴潰液爛頽壓墟落如也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塑夫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卿用安静掾薦者治此景君思誼以才俣子試吏爲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叅謀同臯地繩基復圖補完縣

之秀民吕甄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交相委輸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内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庳有制甃簃連連巍譙騫騫藏俎豆儲典籍召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立門下願肄業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為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隳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

及恣用貪狠推剥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為政之大端也簿書期會之末畧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為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畧是年五月十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唐紐絶五代易璽為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紛潰遂

反側不脩職貢輙竊號井底旣茍且上下日驚恐延死命豈復議興黌舍訓厲賢俊雖秀穎布列亦自然樸縵無理致瘖𪇆昏節坤文乃落真主出羣偽纍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浹字育涵煦刮濯鐫鏤章聖朝典禮大具陛下御世光耀益烈卬為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章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初計君用章始繇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翩翩繼起至嘉祐某年凡得若干人永安浮圖導古好從吾人遊嚮學樂善因建大

閣飾素壁咸寫厥象罔不惟肖榜甲相序簪笏聯映端儼矜肅若集朝會郡人仰止悉自規敕曰子曰弟勉策晞慕上人此舉為勸實博余意迺後來不可禦梓匠增制繢工肆巧常願與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多為厭

壬寅六月十日記

隆州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尤砌層崖餘地丈許平夷可屋因楯四楹面午橫楣闢幽軒正對大林高株缺間視遠

峯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嶷嶷時與煙雲相徼虧愛此
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休即至宴坐伏息日計數取多
乃去外俗不得知旁頹巨礓如瘤宜鑱刻遂磨治將紀
建置歲月沃水盪拭見黝理若髮狀傾灘平波瀰漫骫
迤複疊先後倫次窪淵聳浪左右役目自非天寫神摹
人巧孰能爲是必由融結固已有堅包厚藏待子始發
章物蓋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然苟達此與知命何遠
雖爾旣有形必復壞倘後人加護則傳久未易泐因書

側示方來期與子志壹所尚且俾為仁壽異聞

乾隆御覽之寶

丹淵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丹淵集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丹淵集卷二十五

宋 文同 撰

序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儗之
絶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情睿思下寓毫
墨揮灑變動函負藏畜㫋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
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奥琢

貴室珎刻有容摹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别爲秘袠盡畧他玩流畀後嗣傳于無極而況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寫華楮貂璫遞蔿簪笏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驚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賔客掌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

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壓秦寶畫立圭植高掩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熈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縣令襲衍複櫝載以臨治顧將刋鏤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寘佛廟見求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為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為題此初八日謹序

拈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久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嘗不豔然顧得悉厭於已者所欲一動厥本遂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彼根種鈍下迷謬惛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斷者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衒智巧挾姦妄假名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覿者尚亦睢盱惘敞不自省覺其神已為有力者奪去淪虛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侈變改形狀標立高遠誇揮慼庯殊未知一息絶纊百骸附紟則隨葉散墮灑隸

羣趣沈幽沒𡨋無可洗脫奈何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為最可憐者也嗚呼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之謂非己之常所能有故不㑋其毒若水之不能濡膏之不能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以台鼎之重再尹於蜀蜀之人三十年中凡五見公矣求公之迹終未能得或曰公之位旣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懿無一易德者何耶曰是亡他也脩真達元總了妄法物有不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

榮饗萬鍾之厚固如飄風值欻暫有一吷彼又豈能轉之如俳兒顛倡執綸曳偹俛仰顛側諠譀伏罷一由於他人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為治其下亦各以無事安其職化既成矣因萃會古人禪門語録之深隱者枯而頌之凡百篇揭月昏衢擊霆與蟫聾者瞶者悉使覺知仁人之言所利信溥一得永得公之志歟嘉祐紀禪師出入公之門下香山如滿從白傅之遊圭峯宗密接裴相之論得公所述願布行之寫鏤云初屬予為序因為道

公之髣髴云時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日謹序

射中金錢詩序

學以正治心心以明養神神以妙應物是三者常相為用然後始能就乎可致之事蓋發乎其內而不失其成于外者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於射事尤所重擇侯選士莫不先之豈非謂其善知夫此理者歟提刑度支張公文章政事之外弓矢之學號為精絶求之縉紳實鮮其類近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其的用明其中

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為樂公徐立諦視一發而遂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斂色相拱而顧左右驚聳都人歎詫皆曰昔人以楊葉街已戟支伏衆者旣大且近何足夸侈較公之善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和焉馳寄於同使序其畧同曰世常謂夫射而能居所中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之久而後能也如志不自懈日事於其中無賢不肖者一皆底乎其善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知夫所謂

三者常相為用之理也彼知之者則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間省度而釋惟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欲者矣齊工之于削輪郢匠之于斲堊與公之於今日之事其道一也彼習之之久而能之者末矣哉熙寧六年正月甲子謹序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磽驟雖春陽震憤剖發以導仁氣亦踈散不演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結無人許長大

柯幹局然皮葉磔然抱節起癭不中材用豈和理近戎落不霑泱抑西北性憭洌舄鹵與中州相絕至是耶楊君灝巨川為令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此童秃曰宜物之術人常與天地相比儗寧有施力顓致不可歟遂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既自指閱各任其地闌迥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殭者春條森森夏陰團團禽弄蜩唱薈翳蕃茂於是彼人乃能識榮落以記時節行者得休蔭無懼暍乏爾變此川谷一若闗鋪巨川為政

之大抵也乃作三詩記其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
連章以至大軸巨川攜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
利於用求成於本無或不謂為難既成而嗣守之能不
毀乃難矣蓋人皆喜善自已出若名于他則萬計沮礙
無少假貸者十常八九今巨川營此亦已勤矣來者能
為撫摩而不樵薪之是亦賢君子之所為也詩將刻石
於縣故余因以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衆藹中最為高第他雖號有處殊瑣陋孱瘠苦不可與為類者然海棠用冶麗妖富徧擅民家取悅羣目無所遴擇梅獨以靜豔寒香占深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侈之時寥然孤芳閒澹簡潔重為恬爽清曠之士之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成都鈐轄東衙園有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歴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穠盛公命府尹程公而下七人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焉後二十年太原公

之子道恭醇之用閤門使繼領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
時之繁醇之復會其帥龍圖趙公抃閲道運使史館榮
公諲仲思同僚左藏武侯永亨及之運判職方霍侯交
敦誠於此讌集而又詩之語精意新聯照互映落墨未
燥衆吻爭習他日醇之録以示同僚載厥事同日異乎
哉彼梅者生于深嵓邃谷之中又居西南絶遠僻陋之
國幸一得其所託遂爲王公大人所愛惜而詠歌之以
傳乎無窮信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徒芸芸耳豈

能令之各善効其所負以取貴於一時耶葢須待人而然後其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之力其勝愈於生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耶同嘗於此為職者識之因序賞梅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格序

李翶之有五木經余常愛其敘所以為樗蒲之用者始末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之者故曰木曰馬曰闗曰矢之類雕鏤彩飾短長鉅細曾莫識其制度

矣忠牧夏公守幽暇日出其家所藏先帝之賜者為其僚屬講而行之於是盡曉習之之說也如此獨所異者盧白雉犢開塞塔秃撅梟之外復加進退二采蓋使其投無一或虛者焉又以秃為黑以梟為雞者疑語近爾按馬融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為此戲楚辭有呼白之語周史載擲盧之事臧質劉毅何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而立善名也乃知士君子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戎王洪之墨黷鮑泉蕭望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鄙

焉嘉祐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古律五七言詩共六帙因其甥朱景副書為示且屬余以序置其首余熟讀者累日甚愛之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涉五代衰季已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為信遺音餘響久浮大空至治世而復下令又軋然發于先生之筆舌爾按先生閭中人少舉進士自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之門命既不偶

退迹林壑盡謝其他能而一從事于此凡四十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精新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揖相推以為先余恐先生得所讓者固多傲然而獨居其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既二年凡内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為政者共若干人以狀稱其治

其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文章道人之美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君之為令之術以廉以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若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而民皆曰是未嘗擾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交章而贈其行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為一編持以示余俾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為之云云

丹淵集卷二十五